

裁军谈判会议

3 March 2011
Chinese

第 1213 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1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佩德罗·奥亚尔塞先生(智利)

* 因技术原因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重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各位大使、各位代表, 早上好!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213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在今天开始工作之前, 我谨对大韩民国新任常驻代表权大使阁下表示热烈欢迎。除担任 20 国集团首尔首脑会议总统委员会总干事外, 权大使还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工作, 具有广泛的多边经验。我们相信权大使将对裁谈会的工作作出宝贵贡献。

我们马上要谈到今天的主题, 即裂变材料问题。由于大家对推动技术和政治方面的讨论以便达成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我想与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我认为本次全体会议除其他外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来定义两个术语即裂变材料和生产将会从中受益。针对核查和库存问题考虑适当的可行方案, 也会十分有益。

近几个星期以来, 我们收到联合国秘书长的几项建议。为促进就未来条约进行的谈判, 他建议启动非正式筹备进程。此外, 在高级别会议上, 他多次敦促我们就这一问题展开工作。就条约范围和减少裂变材料数量的必要性等问题倾听一些成员国的意见十分有益。

针对裂变材料可以被非国家行为方利用而带来的关切事项, 有人提出暂停建议。有人建议采取灵活的谈判方式。大家回忆一下, 巴西曾提出一个框架办法, 建议签署一项全面公约, 包括针对未来生产和库存问题的两个协议在内。

我不知道是否会重新考虑这些办法, 也不知道裁谈会是否需重新审议或回顾针对各方关切而精心构思的妥协方案, 即香农授权。我本人希望在本届会议期间能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作为对加拿大主持开展的建设性一般辩论的补充。

我十分清楚这非常容易变成老调重弹, 但有时某些问题因政治需要就要承受老调重弹。显然, 这些更为集中的辩论将推动我们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并采用新的工作方法。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我想同大家分享这些想法, 因为我知道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澳大利亚伍尔科特大使发言。大使, 请发言。

彼得·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也谨对权海龙大使表示欢迎, 并期待着与大韩民国在裁军问题上一贯密切的合作。

请各代表团回顾, 我在 2 月 17 日就近期针对禁产条约(《禁产条约》)的定义召开的专家会议向裁谈会作了简要报告。当时我说将向裁谈会提交更为详细的报告, 今天我践行诺言。

这份声明是我目前正在定稿的会议情况书面报告纲要, 将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提交, 供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及观察团参考并使其受益。

2011 年 2 月 14 日至 16 日, 澳大利亚和日本在万国宫联合主办了为期 3 天的关于《禁产条约》定义的专家会外会, 这次会议由我主持, 瑞士布鲁诺·佩洛博士作为副主席兼报告员提供协助。裁军谈判会议大约 45 个成员国和大约 10 个

观察员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外会，参加会外会的还有联合国裁军事务厅(裁军厅)、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的代表。本次会外会的主题是拟列入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定义。

本次会外会的目的是，首先在 CD/1299 号文件和其中所载的任务基础上，建立对《禁产条约》的信心和在裁谈会开始《禁产条约》谈判的势头。这次会外会更广泛的目的是，向裁谈会的工作提供资讯和支持，并在成员国和观察员国中间建立信心。出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的利益考虑，此次会外会由两个裁谈会成员国主办。

如大家所知，本次活动并不是谈判，也不是谈判前阶段，而是交换意见的一次机会。在会外会期间，未试图达成任何协议，也未作出任何决定。会外会期间发表的意见不损害裁谈会开始谈判《禁产条约》时各国的谈判立场。

这次会外会共举行四届会议：2月14日是开幕会议，然后在2月14日至16日举行了三次讨论。2月14日，原子能机构核燃料循环和废料技术司凯文·阿尔德里德先生在首次会议上就核燃料循环问题作了演讲。

三次讨论中的第一次是在2月14日举行的。这次讨论审议了《禁产条约》如何对“裂变材料”加以定义的问题。2月15日，第二次讨论会考虑了在《禁产条约》中如何定义“生产”的问题。2月16日，第三次讨论会考虑了是否存在着与《禁产条约》可能有关的其他定义的问题。

主席先生，我想强调，这次发言及后续的书面报告是我个人针对三次讨论会的内容所作的总结，并非详尽论述《禁产条约》中的定义这一问题。对于提出的各种备选案文的利弊不得出任何结论，也未对表达的观点进行归纳(我个人和副主席的观点除外)。此外，报告的目的不是预先确定未来裁谈会《禁产条约》谈判的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目标是向裁谈会的工作提供资讯和支持，促进裁谈会——也包括今天在内——就《禁产条约》相关问题进一步开展实质性交流，向所有代表团提供学习机会，以有助于在裁谈会推动这一重要议题，使所有代表团受惠。

前两次讨论会为与会者提供了就《禁产条约》中术语“裂变材料”和“生产”的定义交换意见的机会。考虑到“裂变材料”和“生产”两个定义之间的关系，我将一并谈到两个会议。

在介绍关于裂变材料和生产会议时，副主席提出若干备选方案供审议和启发讨论，关于裂变材料，副主席指出，有关的同位素是铀-233、铀-235、钚-239、镅-237以及镅的奇数同位素。

为了就生产的定义提出一系列的备选方案，并促进讨论，副主席概述了若干可能的生产铀和钚的起点。对生产铀来说，这些起点包括：黄饼状态的铀，

铀-235 超过自然浓度(0.7%)的浓缩铀, 超过 5%的浓缩铀, 或超过 20%以上的浓缩铀。

对铀的生产来说, 这些起点包括: 铀的辐照, 经过辐照的燃料的搬运, 或经过辐照的燃料的后处理(即将铀从经过辐照的燃料中分离)。在随后的讨论中, 与会者就与《禁产条约》术语“裂变材料”和“生产”定义有关四项广义备选案文提出建议或发言。这四项广义备选案文登载在会议分发的资料首页。

主席先生, 我要强调的是这些仅是备选案文。我还要强调, 这些备选案文并非详尽无遗。专家会外会上与会者没有提出其他备选案文或将纳入未来裁谈会《禁产条约》谈判, 也将纳入裁谈会召开期间及召开前后举行的讨论之中。

列表中的四个备选案文表示同位素质量的增减等级——自第一个备选案文开始, 裂变材料是高级浓缩铀和钚; 至第二和第三个备选案文, 裂变材料是高浓缩铀和钚(通常通过再加工进行分离); 至第四个备选案文, 裂变材料是高于天然级别的浓缩铀、钚及通过照射产生的铀-233 和钍。

提出或谈论具体备选方案的与会者大多谈到上述表中的第 3 和第 4 项定义。支持使用定义 3 的参会者对该定义提出了改动意见, 会议资料第 2 页列举了上述改动意见。修改意见主要围绕《禁产条约》涵盖的裂变材料是否包括钍和钷, 《禁产条约》涵盖的生产是否包括通过同位素分离手段制成浓缩钚-239。

针对术语“裂变材料”和“生产”定义的讨论凸显出或可影响裁谈会《禁产条约》谈判的诸多问题。我对其中部分问题概要介绍如下。

首先, 关于定义方法, 副主席建议采用一组延续一致的特性可对《禁产条约》定义备选案文进行有效评估。这一组特性可包括: 可验证性——在技术和机构上使核查变为可行; 保密性——将与视察和核查行动相关的扩散风险降至最低; 费用——在谈判过程结束时费用问题非常重要。

副主席的发言引起了一系列的评论。一些与会者认为这套特点过于狭窄, 尤其提到在《禁产条约》下各国之间不歧视这一特点。一些与会者质疑在一个初步的技术探讨阶段费用成本是否可以成为一个评价因素; 只有对《禁产条约》的定义、目的、范围、特别是核查做出全面分析才能测算出费用成本。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禁产条约中的定义与其他问题(包括目标、核查以及范围)之间的联系, 强调有必要制订具有“可拨打性”的一系列定义备选方案, 特别是针对术语“裂变材料”和“生产”的定义尤为如此。当谈判中就条约的目的、范围、核查和费用进行更为广泛的审议时, 各种定义案文的“可拨打性”便会有帮助。

与会者还讨论了这样的问题: 是否需要为“裂变材料”和“生产”制定新的定义, 还是说原子能机构的定义和分类已经足够。一些与会者称, 根据具体的材料和活动而为《禁产条约》制定一套“科学的”定义是适当的。另一些与会者

称，原子能机构的定义和类别已经是一个良好的起点，或许可以做一些修订，将铊和镅考虑进去。

一些与会者对于可能对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表示关切，如果禁产条约所使用的定义比原子能机构使用的定义更宽或与之不同。他们的论点是，更宽的定义可能使原子能机构的定义和类别以及与之伴随的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看起来有缺陷。

“特殊裂变材料加上铊”和“未经过辐照的直接使用材料”都不是禁产条约中“裂变材料”和“生产”定义的唯一备选方案。但这两个方案是专家会外会在讨论过程中最突出的两个方案。这两个备选方案的讨论涉及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到裁谈会禁产条约谈判。

主张“特殊裂变材料加上铊”这一方案的与会者对“裂变材料”和“生产”作出狭隘定义的可能影响表示关切，即这些定义不包括较低水平的铀浓缩或通过辐照的钷生产。他们的关切也涉及到下列问题，例如由于可能形成的法律漏洞，使有的国家有可能获得核能力，因而不扩散制度造成影响。

主张采纳“未经过辐照的直接使用材料”备选案文的与会者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定义应侧重于对于禁产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构成风险的材料和活动。按照这一论点，可以选择较窄的定义，然后通过对于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生产的“关键点”实施核查而予以加强。这些“关键点”是指铀的浓缩达到了可用于武器的级别以及后处理，——即在物理意义上钷可用于制造武器的过程。将经过辐照的钷纳入核查将造成核查费用极为昂贵，不仅各国的财政成本巨大，也将耗用承担核查禁产条约职责的机构的大量财力。

虽然出现了这些分歧，但值得注意的是，赞同“特殊裂变材料加上铊”定义的与会者建议，按照这一定义，可以考虑不同水平的核查，取决于裂变材料的战略敏感性，即对于经过辐照的乏燃料中的钷以及对低浓缩铀，可以进行较低水平的核查，而对于分离的钷和高浓缩铀可以进行高水平的核查。

因此，尽管“特殊裂变材料加上铊”和“未经过辐照的直接使用材料”之间有区别，但一些与会者指出，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定义所涉及的可能的核查活动，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差别可能比看起来要小。

一些与会者倡议，应将铊纳入《禁产条约》中所有“裂变材料”的定义之中。尽管他们也承认只有大型后处理设施才有可能生产大量的铊，但同时指出，铊的确切涵义就是裂变材料，并争辩称，如从《禁产条约》中将铊删除，会引发人们生产铊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兴趣。

主席先生，以上是前两次讨论会的部分内容。第三次讨论会使与会者有机会提出对未来的《禁产条约》可能有关的其他定义。

副主席问是否也需要对储存加以定义、各国是否决定将裂变材料现有储存也纳入到禁产条约的范围。尽管就现有的储存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在实际当中意味着什么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审议。

副主席指出，核查方面的技术问题和保密问题可能复杂，因此建议，如果各国决定将裂变材料的现有储存也纳入到禁产条约范围，可将三类可能的裂变材料作为就核查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在武器库储存的武器元件(弹芯)；在制造厂或武器库储存的散装形式的武器材料(武器混合物)；单独存放在其他不那么敏感的设施的散装材料(武器前的粉末状态)。

副主席的评论引起了若干反响，大家认为不仅要从定义的角度，也要从核查和范围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一些与会者问，包括在禁产条约范围内的储存是否应得到或者能否在技术上得到界定，而不同于政治或法律上的界定。一些与会者指出，“技术类别”的储存(正如副主席所提到的那些)与“政治定义”(例如“宣布的过剩材料，但未经核查”和“宣布并得到过核查的过剩材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于范围与核查的问题，一些与会者注意到人们倾向于采用宽泛的贮存定义。一个能以最广泛的方式并以可核查的方式将所有储存包括在内的做法，可以既满足裁军目的，又满足核安全目的。一些与会者指出，对储存进行核查，在技术上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因为有数百种弹芯及数万件弹芯。

与会者讨论“生产设施”是否以及如何在禁产条约里加以界定。副主席提出，“生产设施”定义将基本上由所选择的“裂变材料”和“生产”的定义来确定，而“裂变材料”和“生产”每种可能的定义组合都有与其配套的设施清单。

我认为，谈判需要考虑在禁产条约之下如何处理那些小型设施(例如实验室规模的实验)。虽然从 CD/1299 号文件所载禁产条约的广义目的来看，大型的后处理或浓缩设施及能够产生大量材料的那些设施将是禁产条约谈判中的主要考虑，但实验室规模的设施也值得考虑。

对这一点，一些与会者指出，如果将生产仅仅定义为一种活动，那么不单是所有大型商业浓缩和后处理工厂将包括在内，而且小型实验室实验也包括在内。

一些与会者指出，除了有关生产设施的定义之外，那些设施的作业状态也是一个在禁产条约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与设施的拆除和不可逆转性等概念是一样的。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 CD/1299 提到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指出，“核爆炸装置”可能需要在禁产条约里加以定义。一些与会者问是否有必要界定这一术语，并提到在全面禁核试条约谈判过程中对这一术语进行界定所存在的困难。在进行这一讨论的过程中，与会者也讨论了禁产条约是否需要具体地提到“和平核爆炸”或这一概念是否实际上已经失去效力。

在这次会外会中对《禁产条约》中的定义进行的讨论内容十分丰富，但绝不是详尽无疑的。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强调了各项具体定义之间的联系，以及定义与禁产条约中其它核心要素之间的联系，包括核查与范围。

由于裁谈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有机会就禁产条约中的定义进行相互学习和讨论，我希望这一会外会将会就所提出的各项定义的案文开展反思。我也希望这一会外会还会鼓励就尚未提出的其它可能的定义方案以及更广泛的技术和政治问题进行思考，这些都会影响到裁谈会禁产条约未来谈判。

我感谢裁谈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参加这次会外会，尤其是感谢各位专家来到日内瓦参加这次会议，有时从很遥远的首都过来。我感谢凯文·阿尔德里德先生就核燃料循环所提出的内容详实和十分具有帮助的介绍，感谢原子能机构为阿尔德里德先生参加这次会议提供便利。我还向布鲁诺·佩洛先生(博士)表示感谢，感谢他作为这次会外会的副主席和报告员所提供的协助、参与和贡献，并向瑞士表示感谢，特别是于尔格·劳伯大使为佩洛先生参加会议提供了便利。我还要感谢口译员今天翻译了这样密集超长的发言。

最后，我要感谢日本，特别是我的好朋友须田明夫大使共同举办这一会议。澳大利亚和日本将在近期的将来联合举办关于禁产条约问题的第二次专家会外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伍尔科特大使，感谢你就构成本次裁谈会议程一部分的一个问题发表具体建设性的意见。现在请乌克兰迈米斯库大使发言。

迈米斯库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相信你富有才干地担任主席将有利于我们实现最终目标——通过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这将使本独特论坛得以重新开始实质性工作。在这一点上，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以强烈支持。我还愿对大韩民国权海龙大使表示热烈欢迎，祝他在国际日内瓦逗留期间愉快，特别富有成果。

乌克兰认为有关《禁产条约》的谈判是裁军谈判会议最优先事项之一，缔结这一重要国际文书将大大加强核不扩散制度，将成为全球裁军道路上的下一步。显然，迫切需要妥协，以在这两方面取得特定平衡，从而使裁军谈判会议得以恢复实质性工作，保持其在裁军领域的中心独特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我坚信也是能够实现的目标。

但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要忘记核裁军和不扩散本身不是目标，而只是实现更安全世界的重要先决条件。目前不扩散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三个支柱之间取得明确的平衡：不扩散、裁军和和平利用核技术。

因此，我们旨在不扩散和裁军的工作应不仅有助于加强区域和全球安全，也应在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范畴里和平利用核能创造幸运的条件，从而推动迫切需要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

乌克兰相信，有效的裁军和不扩散措施会使我们的世界对所有人更加安全，尽可能确定在最充分的范围里使原子能和平服务于人类的更佳理由。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先生最近倡议召开关于安全和创新使用核能高级别基辅首脑会议。

订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基辅首脑会议将是纪念切尔诺贝利灾难二十五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将与国际高级别会议一道举行，并就切尔诺贝利收容所基金和核安全账户举行一次认捐会议，以便及时完成使该地点安全的项目。

四十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受邀参加这些重要活动，其中已经确认参加活动的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先生、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行长托马斯·米罗先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加扎尔巴耶夫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张德江先生、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先生、立陶宛共和国总理安德留斯·库比柳斯先生和其他高级别官员。

乌克兰倡议举行这次国际论坛，是努力实践华盛顿核安全首脑会议承诺的另一步：推动将高浓铀燃料转换为低浓铀核反应堆的想法；确保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无核武器国家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和技术的权利。基辅首脑会议还应成为订于 2012 年 4 月在南韩举行的下一次核安全首脑会议更广泛筹备议程的组成部分。

在裁军谈判会议不遗余力地讨论诸如《禁产条约》这样一项重要文书的命运时，我国——乌克兰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履行我们的承诺，保护核材料不会受到具有潜在危险的使用，为在将来制订一项条约的最终目标而采取实际措施。

在这方面，我愿重申乌克兰已经履行其承诺，在 2010 年底前已从乌克兰核研究设施内清除大量高浓缩铀(HEU)。

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全球不扩散和裁军努力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核技术挑战。显而易见，对和平的核能源管理采取负责任的办法是一个更安全的未来的根本前提。

预计基辅首脑会议将通过一项宣言，这将进一步增强对加强不扩散所作的承诺，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源的发展，为和平利用提供信心和合作的框架。这项宣言还会鼓励缔约国尽可能就设备、材料和用于这些目的的科学和技术信息进行交流。

我们坚信，加强这一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将鼓励更多的国家利用核能源领域的创新进程，这将为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强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主席先生，本星期开始时在这里发言的高级别与会者重申了各国对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承诺，并表示了它们以注重成果的方式致力于工作的决心。

所以，让我们努力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大使对主席讲的客气话。现在我请中国常驻代表王群大使发言。大使，请发言。

王群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关于禁产问题，我想谈几点原则看法。

第一，中国一贯支持裁谈会尽早谈判达成一项非歧视性的、多边、可国际有效核查的《禁产条约》。中方支持联大有关《禁产条约》的决议，支持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关于《禁产条约》的行动计划，即裁谈会应达成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根据香农报告授权立即开始谈判《禁产条约》。中美两国元首在 2011 年 1 月 19 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重申支持日内瓦裁谈会尽早启动《禁产条约》谈判。

第二，中方坚持认为，《禁产条约》谈判应在裁谈会内进行。只有根据裁谈会议事规则并通过有关各方都参加的公开透明的政府间谈判，才有助于尽早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好的《禁产条约》。中方注意到，尊敬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生在 3 月 1 日裁谈会讲话时指出，应在裁谈会而非其他场所谈判《禁产条约》，唯此才能确保所有关键国家都参加。中方对此完全赞同。

第三，中方认为，在讨论《禁产条约》所涉具体问题的时候，清理条约总体框架十分必要。《禁产条约》究竟应包括哪些要素、哪些板块？是仅由条约正文构成，还是由条约正文及其有关议定书组成？是一项概括性和原则性的条约，还是包括基本义务、禁止范围、核查、组织机构等具体条款的全面详尽的军控条约？在条约条款的分配比重上，如何处理该条约和防扩散与核裁军的关系？如果我们能通过相关讨论，就这些大方向问题取得共识，这将有助于各方把握未来《禁产条约》的谈判方向，也有助于条约所涉具体问题的讨论。

第四，我刚刚认真听取了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的发言，特别是他以个人身份对日前澳日在裁谈会外举行的会间活动所作的总结。从他的通报，我可以看出，有关的讨论本身是实质性的，信息量很大。在这些讨论中，共有 45 个裁谈会成员国参加了上述讨论。同时，我也在想，鉴于上述会间会及其结果在裁谈会没有地位，如果在裁谈会特别是有 65 个成员国都参加的情况下，这样的讨论无疑将更加有意义。这也是有关各方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另外，中方将认真听取各方今天就《禁产条约》所发表的其他看法，并将适时就此发表评论和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请日本常驻代表须田明夫大使发言。大使，请发言。

须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我国的友好邻邦大韩民国权海龙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要同彼得·伍尔科特大使一道感谢各位，特别是从各国首都赶来参加日澳 2 月 14 日至 16 日在万国宫联合主办的专家会外会的人。我要特别感谢伍尔科特大使及其代表团筹备这次非常有益的会外会，成功地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外会显示，与会者渴望立即启动《禁产条约》的谈判，一旦谈判开始，即需要开展高级别的审议。这次活动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与会者得以交换技术观点和加深代表之间的了解。特别有意义的是，提出广泛的选择范围，供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审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代表团认为，会外会中进行实质性讨论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开展前瞻性的谈判。如澳大利亚大使刚刚所表示，日澳两国正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特别针对核查举行第二次会外会。我希望，许多代表和专家都来参加这次会议。

关于《禁产条约》定义的问题，我想谈谈在审议这个问题时应该引导我们的几个基本要点。定义应禁止生产的材料应是《禁产条约》的主要目标，即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材料，在数量方面对现有贮存作出限制。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确保不会由于无意中选择狭窄的定义造成法律上的漏洞。最重要的是，需要考虑的是，定义是否会减轻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上的现有歧视性质。

因此，定义应尽可能广泛，同时又不对和平利用核能产生不利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十条关于特殊裂变材料的相关部分可为定义应禁止生产的裂变材料提供基础。有人可能认为，如果我们对应该禁止的裂变材料采用了过于广泛的定义，我们在核查时会面临实际困难。我们理解这样的顾虑，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尽可能实际；然而，什么样的裂变材料应付诸核查的问题是应在有效核查范畴讨论的另一问题。

瑞士政府上个月在蒙特勒郊外的一个小而宁静的村庄举办的关于核裁军不可逆转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和效用。2010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把不可逆转原则与透明和核查一道作为核裁军的三项原则之一。研讨会在审议不可逆转的核裁军问题时考虑了核裁军的几种可能情况。有意思的是，在每种情况下，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各种裂变材料都是相关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禁产条约》，不可逆的核裁军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尽可能使《禁产条约》本身不可逆转，例如，禁止生产设施恢复用于武器目的，并禁止现有非武器贮存转用于武器目的。关于不可逆转问题研究的一个惊人发现是，《禁产条约》将对实现不可逆转核裁军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发现，除其他外，敦促我们尽快在裁谈会启动《禁产条约》谈判。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肯尼迪大使发言。

肯尼迪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让我也热烈欢迎大韩民国的新同事。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能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继续开展关于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达成这一条约是在不扩散与裁军方面国际社会渴望已久但迟迟没有实现的目标。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星期一的讲话中强调，美国政府致力于裁谈会《禁产条约》的谈判。她把裁军谈判会议称作“这一谈判合乎逻辑的论坛”，裁

谈会就是这样的论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欢迎和赞赏澳日两国努力为裁军谈判会议《禁产条约》的谈判作准备，主办与裁谈会密切相关的技术和政策专家会外会讨论。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告知和支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建立禁产条约谈判的信心和势头。

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同事伍尔科特大使，他卓有能力地领导了这次会外会。我们还要感谢国际原子能机构原负责保障问题副总干事布鲁诺·佩洛博士同意担任这次会外会的副主席和报告员。我们相信，这种方式增强了大家知识方面的胃口，谈判开始时，对《禁产条约》的中心问题所有政府都会更为明确。这样的会外会非常及时、完全恰当，应该继续下去。正如我前面所说，各种会外会可以促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国政府当然期待着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下月共同举办有关空间问题的会外会。

我们应该把2月14日至16日在万国宫举行的第一次《禁产条约》会外会视为一次巨大成功。根据我们的计算，有45个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参加了会议，来自首都和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十几组专家出席，扩大了会外会；这样的参与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显然，对于这一重要条约的谈判有着真正的热情和“渴望”。

上个月《禁产条约》相关定义的深入讨论始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裂变材料”指的是什么？十分恰当。此外，对定义“生产”的问题——与定义裂变材料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困难不在“裂变材料”和“生产”的定义如此狭窄，以致我们留下规避《禁产条约》根本目标的机会，同时又在范围上不致过大，以致我们限制与这些目标没有关系的活动。

这次会外会使我们得以互动和交流意见，帮助与会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核心问题，包括技术参数和政策考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另一个着重核查问题的《禁产条约》会外会表示欢迎，期待着提出我们关于《禁产条约》核查制度的结构和目标的看法。我们期望把核查重点放在正在生产或显然有能力生产裂变材料的设施上，因此对这类生产设施需要认真定义。理解定义、核查制度和《禁产条约》范围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在筹备今后的活动中，鉴于过去曾对美国的观点提出若干质疑，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们的理念，说明我们对《禁产条约》结构的看法以及我们为什么支持某些定义。

让我从头说起。我们认为，《禁产条约》的目的是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提出了一个旨在包括可以用来制造这类武器材料的裂变材料定义。这个定义与原子能机构关于“直接使用的材料”标准相符。没有人反驳低浓缩铀或具有高浓度钚-238的钚可以制造武器或爆炸装置，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保守的方法，涉及一项条约的基本目标和宗旨。

此外，我们对生产的定义体现了建造武器中可直接使用材料的程序。生产武器中可直接使用材料的程序主要是对铀进行同位素分离(或曰浓缩)以及从经过辐照的核材料中对钚进行化学分离(或曰再处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可以用废核反应堆燃料直接生产出武器。

我们提出的核查方法将会以监测能够生产裂变材料和任何新产生的裂变材料的设施为依据。这与预期的《禁产条约》基本承诺和这些基本定义紧密直接相连。我们的做法旨在保持较低的实施成本，同时实现这样一个条约的目标。重要的是，《禁产条约》的这一结构为的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予以补充：我们没有预见对建立了全面保障协定并补充一项新的议定书的《禁产条约》非缔约方的无核武器国家会产生额外核查义务。

如前所述，人们可以制定一套较为狭窄的《禁产条约》义务，但是这又会引起关切，条约的目标是否会实现。不能限制或核查生产随时可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情况会造成规避这些目标的机会。相反，人们可以制定一个范围与核查要求更广泛的条约，但我们强烈认为，这样做效力不会增强，成本却会增加。

我们希望这一信息会进一步澄清美国关于《禁产条约》的观点，我们很高兴听到我们尊敬的中国同事表示对在全会上讨论意见有兴趣。我们期待着在即将举行的讨论中进一步探讨这些事项和其他问题。

我们仍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多边谈判论坛。的确，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论坛。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如克林顿国务卿所强调的，“毫不拖延地”在 2 月 28 日尽快开始全面谈判，解决与《禁产条约》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外交上的一系列复杂挑战。

如果大家再容忍我一会儿，我愿引用国务卿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我相信，对所有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履行其谈判一项《禁产条约》重要责任的人，都值得重复她的话：

“因此，我希望，现在我们将看到享有盛名的裁谈会的行动，裁谈会这么多年来对世界而言意义是如此重大。这正是恰当的论坛；你们是应当做出这些决定的领导人。如果在这一特定条约方面不这样做，那将会十分不幸。美国随时准备支持开始谈判，开展一切必要工作，努力照顾到合法的国家利益，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拟定这样一项条约。否则，我们相信，这一问题过于重要，不能任由其永远陷于僵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现在请大韩民国常驻代表权大使发言。大使，请发言。

权海龙先生(大韩民国)：主席先生，亲爱的同事们，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及其同事对我的热烈欢迎。这是我的第一天，所以我想对各位同事表示问候。

我很高兴和荣幸地率领韩国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这里曾诞生过如此众多的重要裁军协议。我了解到休眠状况影响到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多边裁军谈

判论坛。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的这种僵局与最近在双边裁军领域，特别是主要核大国之间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形成强烈对比。

尽管如此，我对未来在裁谈会的使命百感交集，充满关切和期待。我觉得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要求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集体智慧。

主席先生，我期待着从你的洞察力、智慧和亲切的合作中受益。我想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裁谈会的工作中随时支持你，并与你充分合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讲的客气话，感谢你不断致力于本裁谈会的意愿。我请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克拉姆大使发言。大使，请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大韩民国大使。我们期待着未来与他一道合作。

过去几天里，许多发言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禁产条约》上。虽然这些发言强调有必要开始《禁产条约》的谈判，但未详细讨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今天的发言中，我想重点谈一谈有关《禁产条约》的一些关键问题。

在我们过去的几次发言里，我们争辩说，不能期待任何国家会在裁军、军备控制或不扩散的谈判破坏该国安全利益时还要参与谈判。出于这一明显的原因，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为国际裁军机制的组成部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努力，确保所有国家的平等安全。裁谈会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真理。

目前把重点放在《禁产条约》上遵循了一个正常的模式，即只谈判不损害或妨碍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大国安全利益的协议。只是在拥有了大量核武器之后，使这些生物和化学武器系统成为多余和累赘，才会对《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

同样，主要大国在进行了足够数量的核试验和更多的测试已经没有必要的时候才会愿意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产条约》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这些大国已经发展了大量核武器贮存和裂变材料的贮存，尤其是高浓缩铀和武器级钚这些可以迅速转换成核弹头的材料，他们准备缔结条约了，但这项条约只是禁止今后的裂变材料生产。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免费的，因为这样做不会破坏或危及他们的安全。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些大国来说，《禁产条约》是无本生意，正如《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的情况一样。

还值得指出的是，同这些条约一样，拟议《禁产条约》不会是一项“真正”的裁军措施。只有禁止今后生产、又减少现有贮存的条约才会成为真正的裁军安排。事实上，对《禁产条约》能否算是一项不扩散措施存在争议，因为现有大量裂变材料贮存可以迅速转化成武器。

此外，由于《禁产条约》不会包括如钚-237 和钼-241、-242 和-243 裂变材料或反应堆级钚或海上和空间推进的裂变材料，它也不会是真正的不扩散安排。

巴基斯坦一直在提将钼-241、-242 和-243 以及镓-237 列入《禁产条约》裂变材料定义的问题。镓-237 和同位素钼-241、-242 和-243 是可能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据报道,至少有一个超级大国已经生产了用于实验目的的镓基设备,科学家也已认可钼用作核武器材料的可能性。这些材料都是出现在核燃料后处理厂的废料中,需要复杂的技术才能提取。

若干技术先进的国家也积累了数量相当的分离钼和镓。如果《禁产条约》不把这两种材料列入核查范围之内,即使这些大国签署了以目前形式提出的《禁产条约》,他们还会有其他扩散途经。

一些国家在其核动力船舶上也使用高浓缩铀,如潜艇燃料,因此不会根据《禁产条约》支持禁产。然而,事实依然是,他们仍可获得这种核裂变材料,用于制造核武器。

同样,用于反应堆的燃料包括大约 50-60%的钷-239。任何含有 20%以上钷-239 的核材料都是直接用于核武器的材料。因此,巴基斯坦一直坚持把反应堆级钷列入《禁产条约》范围。

此外,还存在不把未经辐照材料送到后处理厂而生产和提取裂变材料、铀-233 的可能性。这种新颖的技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受到什么关注。它涉及到在快速培养反应堆中利用钷板培养性质上并不存在的铀-233,其中的钷通过捕获中子转换成铀-233。这种裂变材料也将在《禁产条约》范围之外。对于拥有中子增殖反应堆但仍处于国际核查制度以外的国家的情况而言,这一点尤其相关。因此,利用钷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应该置于《禁产条约》核查制度之下,排除不必利用常规后处理厂而生产和最终分离铀-233 的可能性。

此外,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度之外给一些核武器国家私下交易,是对《禁产条约》的嘲弄,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核供应国集团中已经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交易会让受惠方将自己本土的贮存转移到武器级裂变材料以外的武器生产或浓缩上,而且还会在其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及后处理厂使用进口裂变材料,表面上是民用目的,潜在的目的是用于武器,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他们做出的保障安排在范围和可核查性上依然非常有限。

裁军谈判会议仍然是讨论《禁产条约》各个方面以及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议程上其他问题的唯一论坛。只要裁军谈判会议的讨论仍然保持在裁军谈判会议范围之内,巴基斯坦就愿意参与这些讨论。

遗憾的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做法只会破坏裁军谈判会议。更为不幸的是,有人竭力质疑一直在指导我们工作的那些规则的依据。我们不会为这些伎俩所动。

不要通过透明柔韧的媒体作空洞的孤立威胁和造谣宣传,而应通过更富有成效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正当安全关切。正如我刚才所说,没有国家愿意危及自己的切实安全利益。巴基斯坦也不例外。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不屈服于压力或恐吓的决心与能力。

至于裂变材料问题，我们多次声明，出于已经解释过的原因，裁军谈判会议应通过裂变材料条约寻求真正的裁军努力，不仅禁止今后的生产，还应减少贮存、对裂变材料的定义、范围和核查问题采取更广泛的做法。

同时，我们一贯主张，对谈判裂变材料条约(FMT)取得协议之前，裁军谈判会议应开始实质性工作，包括就核裁军和消极安全保障条约(NSA)进行谈判。这是裁军谈判会议大多数成员国以及联合国会员国都同意的议程，认为我们应该尽早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

在结束发言之前，让我说明，我们聆听了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所作的发言，也已看到分发的有关会外会的短文；出于先前解释的理由，我们没有参与这次会外会。我们愿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这次会外会和今天就此分发的文件就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而言没有任何地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请意大利常驻代表曼弗雷迪大使发言。请发言。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和各位同事一道热烈欢迎大韩民国大使，我相信，同他的前任一样，他将为裁谈会提供切实有益的反馈。

我还想最热烈地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同事就其代表团在两个星期前与日本代表团一道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定义共同举办会外会作了详细而有益的报告。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对这一举措非常赞同，并希望能很快会再次举办，解决《禁产条约》其它主要方面的问题。在不进行谈判的情况下，但与裁军谈判会议框架保持密切关联，这些会外会让我们至少能着重具体问题、分析其特点和为今后就这一关键条约进行谈判奠定了重要基础。

认真听取了伍尔科特大使的报告，我先前对《禁产条约》的定义问题提出一些评论意见。我们认为，在《禁产条约》范畴里讨论定义问题，特别是裂变材料的定义，我们应该牢记两个关键原则：可行性和公信力。可行性反过来又有两个方面：生产和应用的可行性；核查的可行性。

我们说生产和应用的可行性，指的是我们对裂变材料的定义应包括那些以目前或短期内可预见的技术和设备具有被用于生产核爆炸物——主要是铀和钚的相关同位素——的一定可能性。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技术上也可以使用镅和镎等其他元素，但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几乎没有发现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能使定义尽可能接近真实生活的情况，避免从理论设想各种情况，我敢肯定这将极大地促进《禁产条约》的实施。

核查的可行性意味着我们选择裂变材料的定义应该是允许核查，但不会造成技术上的问题或开支过度。为此，我们应该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二十条作为定义的基准。但我们也应该牢记，这个定义存在几乎 50 年了，因此也许并非最新定义。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必须使其与当今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相符，同时又符合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程序。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记得在应用《禁产条约》时需要发挥最大的效力，我们认为最好让原子能机构担任负责核查

的工作。原子能机构有着必要的运作经验、训练有素的人员和技术知识。这也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创建的先例，出于同样的原因，该项条约也是依靠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任何其他解决方案，如在《禁产条约》内建立一个新的核查机构，都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更不要说为使其运作而浪费的时间了。

我们要维护的第二个原则比较容易解释。简单地说，我们为定义问题找到的任何解决方案，尤其是裂变材料的定义问题，都应使最终成果《禁产条约》成为一项认真的、依法可强制执行的、可核查的国际文书，可以作为核裁军和不扩散的因素发挥明确而切实的作用。

现在先说这些。我们期望看到伍尔科特大使关于最近定义问题会外会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包含我们大家可以进一步加以评论的材料和见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大使的客气话。请加拿大常驻代表格里尼于斯大使发言。大使，请发言。

格里尼于斯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我愿热烈欢迎权海龙大使。

(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澳大利亚、日本和瑞士以及各代表团和专家对最近关于即将包括在裂变材料条约的定义举办的会外会作出宝贵贡献。正如我们的东道主指出的，他们从未打算得出什么结论，但这仍然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论坛，用来审查什么是条约的核心组成部分、交换意见和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我们赞成举办类似活动，无论是在条约范畴里，还是裁军谈判会议处理四大核心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情况下都是如此。

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先生在这个星期一开始就强调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禁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的重要性。加拿大提交了一系列的工作文件，自 1995 年通过香农授权以来，把重点放在定义、核查与核查范围上。本大会在 2009 年通过了 CD/1864 号文件，按照香农授权为举行谈判明确铺平道路。随后，在一委会议上，加拿大率先提出了一项决议，呼吁裁谈会开展这类谈判。今年秋天，大家对同一决议几乎表示一致支持。这显示不仅裁谈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而且联合国几乎所有会员国都希望通过这一条约。世界正在等待拖延状况结束，我们大家采取行动。

(继续以英语发言)

正如其他代表团所说，启动谈判仅仅是第一步。最近的会外会再次显示，关于《禁产条约》问题，在技术、体制、法律和政治方面存在着大量复杂的问题，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加以解决。在不妨碍今后谈判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想对《禁产条约》的定义、范围和核查提出进一步的评论意见。

首先，关于定义问题，加拿大希望强调，为了《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目的，我们认为，根据原子能机构目前的命名(CD/1819)，应将裂变材料定义为“未受辐射的直接使用的材料”。我们相信，也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纳入镓，或许

还有钼。但谈判方需要认识到，这两项元素不构成同等的扩散危险，无论是这两项元素之间还是就铀或钚分离而言都是如此。如何将这定义纳入核查系统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代表团提出一个更广阔的定义，包括所有裂变材料或所有未受辐射的直接使用的材料；但是我们认为，这将对视察员和受核查的任何《禁产条约》缔约国造成不必要的负担，也没有相应增强安全。我们将以“可以做”和与其一致的方法开始，一个可以更容易地与现有保障制度配合的方法。

第二，关于范围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涉及裂变材料现有贮存——现有贮存无疑是重要、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范围问题也关乎其他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海军推进和民用核燃料循环等，包括诸如工业和医药等方面的应用。谈判人员有必要在裂变材料贮存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和创造性，也许这并非简单的完全包括或排除贮存的问题——贮存具有各种形式和各式各样的核查与处置方案。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将裁谈会上所表达的立场性发言转变成可以采取行动的具体提议，应用于谈判中。我们欢迎来自各有关方面的具体建议。在这方面，我感谢巴基斯坦今天的发言及其关于范围与核查问题的观点。

最后，关于核查问题，加拿大重申其立场，即《禁产条约》应当是非歧视性的、对所有缔约国都适用，并且是多边核查。但我们要强调，非歧视性，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应再给签有原子能机构全面安全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任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增加负担。

关于由谁来做核查的问题，加拿大第一个会承认原子能机构拥有无可比拟的核问题及保障知识的机构。然而，不能因此猜测该机构与今后《禁产条约》的情况之间就一定有关系，并提出一些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原子能机构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十分复杂，还不断受到督促，限制其现有资源。同贮存问题一样，核查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问题，而是必须在风险基础上考虑作出创造性安排的问题。

最后结论是：裁军谈判会议不是在真空中运作。正如美国国务卿星期一所说，我们推迟开始谈判，而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生产却在继续。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国际安全环境也许确实会更加恶化。此外，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确立了寻求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义务，这是朝着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迈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我们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了这一进程。现在我们必须以《禁产条约》继续发展这一进程。最近的澳日会外会就显示出谈判会是多么复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现在请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劳贝尔发言。请发言。

劳贝尔先生(瑞士)：主席先生，我同其他人一样对大韩民国权海龙大使表示欢迎。祝你在日内瓦期间好运，并期待着与你和贵国代表团一道工作。

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欢迎你努力继续遵守加拿大担任主席期间开始使用的全体会议辩论模式。今天我十分感谢能分享我国代表团关于裂变材料条约的意见。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全体会议已经使我们很好地交换了意见。

澳大利亚和日本关于举行今后条约特定分专题补充会外会的倡议向所有代表团开放，的确有利于提高各代表团对技术问题的认识。瑞士非常欢迎这一举措，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协助我国专家布鲁诺·佩洛博士参与，对此作出贡献。我对伍尔科特大使今天上午作的出色报告和对我国代表团讲的客气话表示感谢。

在我们看来，专家与代表团之间进行集中交流极为有益，因为它有助于描绘出不同的定义和范围，从而显示出对未来条约的不同备选方案。伍尔科特大使刚才提到书面报告，裁军谈判会议必将收到有关今后讨论和谈判的所需反馈。

据我们了解，许多代表团认为，在有关未来裂变材料条约的核查目的、范围与程度仍有待确定时，明确说明喜欢这个或另一个定义是不成熟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目标问题和未来条约的范围是如何紧密相连的。显然，正式谈判将为解决复杂问题创造所需全面有力的环境。

澳大利亚和日本所采取的举措十分重要的其他原因有，第一，它表明，有政治意愿，日内瓦裁军界就可以使裁军谈判会议议程取得进展。瑞士代表团愿意出席和致力于诸如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或外层空间等其他核心问题的类似活动。

第二，这项举措表明，裁谈会的复杂问题不必因为程序上的僵局而被推迟，但可以创造性的方式处理。事实上，这样的讨论的确有助于为正式谈判奠定基础，丰富这类谈判。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是，会外会也证明，数天的集中讨论、专家的参与，针对各个主题，每周只拿出三个小时讨论其中一项主题，其效率远远超过裁谈会曾经尝试的其他形式。这突出强调了为取得进展而就所有四个核心问题建立附属机构的必要性。

我们再次强调，在裁军谈判会议期间的这种非正式安排不能取代实际的谈判，对澳大利亚和日本打算就其他《禁产条约》相关问题举办更多的研讨会我们表示欢迎，我们打算继续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提醒各位同事注意三个有关裁谈会一般工作方法的问题。首先，作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推动多边裁军谈判继续进行的高级别会议后续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日内瓦对切实反映裁军谈判会议情况提供反馈十分必要。

第二，我们认为，应该在具体建议的基础上开始讨论简化工作方案的优缺点了。我们都热衷于探讨这种做法，愿意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第三，对裁军谈判会议向民间社会更加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对此深受鼓舞。我们期待着参加今天早些时候由加拿大代表团主办的与民间社会的会议。

我们希望能为裁军谈判会议全会找到适当机制，定期与民间社会互动。在本论坛结束对民间社会不合时宜的无益排斥十分重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大使的评论意见。我们注意到你的总结发言。请印度副代表辛格·吉尔先生发言。请发言。

辛格·吉尔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我想向大韩民国权海龙大使来到我们中间表示欢迎，并代表拉奥大使向他保证，印度代表团在他开始履行职责时将予以充分合作。

上个月在关于《禁产条约》问题会外会的审议中，澳大利亚大使就《禁产条约》做了详尽的口头报告，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根据其报告，我们想就《禁产条约》做一简短发言。

正如我们在 2011 年 2 月 17 日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在会外会上的讨论既非谈判，也非谈判前阶段，其目的只是为了在香浓授权的基础上促进对技术问题的了解、建立信心和推动裁谈会谈判向前发展。我们还注意到，并非所有相关国家都出席了会议，到会的许多国家并未实质性参与其中。因此，关于讨论的概要总结只是如其陈述中所说的那样，是主席就论坛所限范围内进行的技术讨论所做的个人评估意见，并不妨碍各代表团就《禁产条约》相关定义所持的实质性立场。各种备选方案和备选方案的“可拨打性”固然很好；但当我们两者列于二维表中，我们就已开始在技术选项中作出带有政治性的选择了。这项任务最好交予谈判完成。

正如我们在 2011 年 2 月 3 日的发言中指出，印度所持立场没有改变，仍然支持裁谈会启动《禁产条约》谈判，作为已达成协议的工作计划的部分内容。这并不影响我们将核裁军仍然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印度可以继续参与裁谈会全体会议或会外会的《禁产条约》讨论，但这既不能替代裁谈会附属机构依据其议事规则举行的正式《禁产条约》谈判，也不能对各代表团构成限制。与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任何问题一样，在《禁产条约》问题上不能要求印度受制于其尚未完全同意的文件的束缚。

主席先生，最后一点，关于诸位在今天会议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无需从零开始；在既有基础上，本论坛已三次几乎开启了《禁产条约》谈判之门。我们在今天的全会上表明立场，以便裁谈会记录在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你，先生。请德国常驻代表霍夫曼大使发言。请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 主席先生，我同大家一道欢迎权海龙大使加入裁军谈判会议。

我想对澳大利亚和日本代表团主动举办关于《禁产条约》定义和范围的会外会表示赞赏和感谢。我要感谢伍尔科特大使出色的详细报告，说明上个月三个下午科学界专家积极参与的有益讨论。我相信，这些讨论清楚地表明，为了澄清复

杂的概念问题，如果裁军谈判会议希望采取的方式满足有意义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要求，应对裂变材料问题的挑战，持续开展讨论这一进程不仅有益，而且十分必要。

这类会外会的好处之一是其具有显著的非正式的特点，这意味着，除其他事项之外，会上表达的观点并不是最终意见，允许进行更为开放、坦诚继而更富有成果的辩论。我们当然欢迎这种状况，同时也有兴趣就裁谈会本身的问题，以正式或非正式会议形式继续进行实质性的意见交换；因为《禁产条约》问题如同议程上的其他问题一样，要在裁谈会这种场合进行处理并继续向前推进。这是我基于会外会期间与专家讨论的情况，出于实际问题考虑而在今天作此简短发言的原因。

一般来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许多人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即要着手解决将何种定义用于《禁产条约》这一问题，就应立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条款才有意义。这当然出于纯粹的务实性考虑，即我们已有体制存在，并已良好运转四十多年，其目的就是确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非核武器国家不生产用于核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因此显然无需重新从头做起。然而，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更加带有政治性的观点。假设《禁产条约》要使用一套根本不同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体制的定义，显然会造成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机制本身带来损害的危险；因为人们显然会提出质疑：为何要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应用于解决相同性质的问题。我们认为对此要认真加以考虑。

请允许我以最基本的言辞阐述德国就《禁产条约》应包含的内容所持观点：禁止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直接使用裂变材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定义保持一致；《禁产条约》生效之前或之后，禁止将为民用目的生产的裂变材料转用于与核武器相关的目的；禁止对源自裁军措施的裂变材料进行重新利用。

我国代表团愿意参与就这些问题开展的进一步讨论，并期望裁谈会或其他场合能够举行更多的讨论。

我要就阿克拉姆大使刚才的发言做一简短评论；我仔细聆听了他的发言。我对他的发言是这样理解的，即他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有关裂变材料的条约要有针对性，对定义及贮存和核查问题就要采取范围更广的处理方式。我认为这一观点非常合理；你们接受与否是另一个问题。我的朋友阿克拉姆大使对待这些复杂问题的细致方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当我聆听他的陈述时，我在想：有各种问题需要在谈判中加以处理，这也正是谈判目的所在。之后，当他详细论述其观点时，我暗自思忖，也许事实上人们可以表达这一愿望了，即从某种实际程度上讲，我们已经着手开展有关《禁产条约》的谈判了。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副代表亚当森女士发言。请发言。

亚当森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与其他人一样，我愿对权海龙大使来到裁军谈判会议表示欢迎。

联合王国早先就《禁产条约》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赞同欧洲联盟的声明。我仅想扩大和更新其中一些意见。

首先，我想重申，联合王国致力于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样一个长远目标和就多边裁军取得进展。我们认真对待我们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进行裁军的义务，并自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以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取得实质进展，包括 2010 年 10 月战略防御和安全审查所载重大裁军措施。

国际社会要推动裁军与不扩散议程，就要把裁军谈判会议对《禁产条约》的谈判仍然作为优先事项。这是朝着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前进道路上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核行动者要实现国际社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加强全球裁军和不扩散框架的抱负，就要使应可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包括所有主要核行动者。

出于这个原因，联合王国希望再次强调将坚决致力于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开始《禁产条约》的谈判。我们将不断敦促成员国对通过 2011 年商定工作方案达成共识。为了使裁谈会成员国能够向国际社会表明正在根据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商定的行动计划朝着履行承诺的方向取得进展，这一工作计划应包括对所有议程项目的讨论，并开始关于《禁产条约》的谈判。

联合王国希望感谢澳大利亚和日本代表团从 2011 年 2 月 14 日至 16 日举办裁军谈判会议对《禁产条约》定义的会外会以及今天上午伍尔科特大使的全面报告。

联合王国认为这是一次探索某些问题(即定义问题)的有益机会，是与《禁产条约》相关的活动，因此参加了专家讨论。我注意到，伍尔科特大使说，在今后的会外会活动中，我们可能会重新讨论一些已经在定义问题上涉及过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有机会评估和审视曾经讨论过的问题表示热烈欢迎。应该把我们在这些会外会中的承诺视为对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就谈判《禁产条约》取得进展作出承诺。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以及在富有成果的全体会议讨论中就四个核心问题产生的势头将有助于说服不断妨碍工作方案通过的成员国认识到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我这样说并非希望施加压力或进行恐吓，而是说，从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发言来看，没有来参加会外会的人会对我们的讨论贡献良多。所以我要发出的信息是，请过来加入到我们中间。

联合王国重申其看法，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实力是通过其议事规则显示尊重每一成员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一事实。通过协商一致的规则，它为这些利益提供保护，在谈判阶段和最终签署和批准条约的任何阶段都这样做。我想采用巴基斯坦大使发言时就此说的一句话，他说，《禁产条约》不会包括某些同位素。没有人知道《禁产条约》可能会包括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谈判。我认为我们在这

个阶段还不能说《禁产条约》会包括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参加这些会外会、在参与这些非常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原因。

然而，协商一致的规则不应被个别国家用来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开展工作。我们重申愿意参与裁军谈判会议所有四个核心问题，作为工作计划的一部分都应予以讨论。我们再次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在 2011 年届会上就《禁产条约》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女士。请阿尔及利亚副代表哈利夫先生发言。请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愿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对大韩民国大使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在裁军谈判会议与他一道合作。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希望借今天发言的机会评论一下裁谈会有关防止核战争的议程项目 2，纯粹出于现实原因，在今天的会议议程上，这个项目与议程项目 1 合并。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还希望强调这一议程项目的重要性，因为任何核战争对整个人类的未来都将造成危险。当然，应该阻止以任何方式发动任何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成立了联合国。但核战争问题由于其长期和不可逆转的灭绝和破坏危险则显得更为严重。现有核武器库的规模巨大，某些核武器国家援引的核教条认为应该允许使用这种武器，甚至可以对不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使用，加剧了核战争的风险。防止核战争最可靠的方法在于按照透明和受到有效国际核查的程序彻底和不可逆转地消除这类武器。在采取这类行动之前，有必要寻求降低诉诸核武器风险的途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核武器国家在上一次审查会议上承诺将根据行动计划行动 5，以促进国际稳定、和平与不受减损和增强安全的方式，就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所载核裁军步骤加速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此，裁谈会呼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核武器国家迅速朝着实现这些目标努力，其中包括：进一步减少核武器在所有军事和安全概念、理论和政策中的作用和意义；讨论可以防止使用核武器并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政策、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和致力于不扩散核武器。诸如这些步骤将有助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裁军谈判会议是为人类有个安全的未来和消除核战争危险奠定基础进行磋商的适当论坛。

阿尔及利亚一贯支持 1864 号文件，但工作方案如果采取另一种方法，则应强调议程项目 2 的重要性。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大使阁下已经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立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阿尔及利亚副代表发表的意见。关于我们议程上的第二个项目，我认为今天的宝贵发言使我们能够巩固加拿大担任主席期间开始的一般性辩论，我希望这些发言能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证实是有益的。

我也认为，我们有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工作逐渐变得更为集中。我过一会儿再继续谈我的意见，因为好像伊朗代表团想发言。这没在发言者名单上。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发言。对不起；这没在名单上。请发言。

达里亚阿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当然，尽管没在早些时候表示，这也是每个代表团的权利，在会议的任何时间，举起国旗，表达观点。

允许我首先欢迎尊敬的大韩民国大使参加本次会议。我们希望向他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和合作，祝他在行使职责时圆满成功。

我们高度重视裁军谈判会议，它是裁军领域唯一的谈判机构。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庄严机构的议事规则。

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商定全面和平衡的工作计划，以议程有关问题开始实质性谈判，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制订一项全面和平衡的工作方案，使所有四个核心问题的谈判得以开始。我们在本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核裁军。在以前的声明里我们多次阐述的条件下，裁军谈判会议就《禁产条约》开始正式谈判，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主要的标准是《禁产条约》应该有利于核裁军，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包括核武器国家已经生产的所有裂变材料贮存。除非将贮存包括在内，否则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我们非常仔细地聆听了尊敬的同事们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评论意见，我们获悉，许多代表团没有参加这次会外会，许多参加会外会的人没有积极参与实质性讨论。会外会既不是谈判，也不是谈判前阶段。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刚才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提交的报告反映了一国倡议的结果，不具备裁军谈判会议正式工作的地位。把这个问题过度扩大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最后，我想强调，我们应该避免任何破坏这个庄严机构信誉的工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亲爱的朋友，我没看到你举旗子，我在想别的。名单上确实没有。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相信，我们参考了加拿大几个星期前主持会议时发起的一般性辩论。我也相信，我们有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工作已逐渐变得更为集中。但也有明确的政治讯息。

大家已就裂变材料的定义、生产、核查、范围、饱含的内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系和新技术的进步表示了若干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很有意义。

在我看来，这件事和议程上的其他项目显然要求我们在裁谈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我希望会是这样。大家放心，主席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会议结束前，关于临时议程上出现的项目，我想指出，在下届会议期间，我们的工作将侧重于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希望这将让位给类似于今天的辩论。

我看到墨西哥大使刚刚要求发言。大使，请发言。

埃尔南德斯·巴萨韦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打断了你的总结发言, 我们深表歉意。我代表墨西哥代表团谨借此刻表达我们对澳大利亚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参与会外会的国家的感谢和赞赏, 尤其是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多年盛行的情况就更为如此。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建设性的练习, 德国大使刚才说得好, 我们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核心问题开展相对实质性的讨论。就裂变材料可能取得协议的复杂性质正在获得更加明确的参数范围。我们开始看到取得协议的可能范围及其将要面临的挑战,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对参与这次演习的代表团表达我们的谢意和支持。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你, 先生。会议结束前, 我想请秘书处代表裁谈会副秘书长发言。

萨雷瓦先生(会议副秘书长): 主席先生, 我宣布一个事项, 与会外会有关, 全会休会后立即举行。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日内瓦非政府组织裁军问题委员会成员一起将举办一次会外会, 四位民间社会代表将就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四个核心项目发言。发言之后是问答, 会外会后将有一个招待会, 提供简单小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你, 先生, 谢谢加拿大。

中午 12 时 30 分散会。